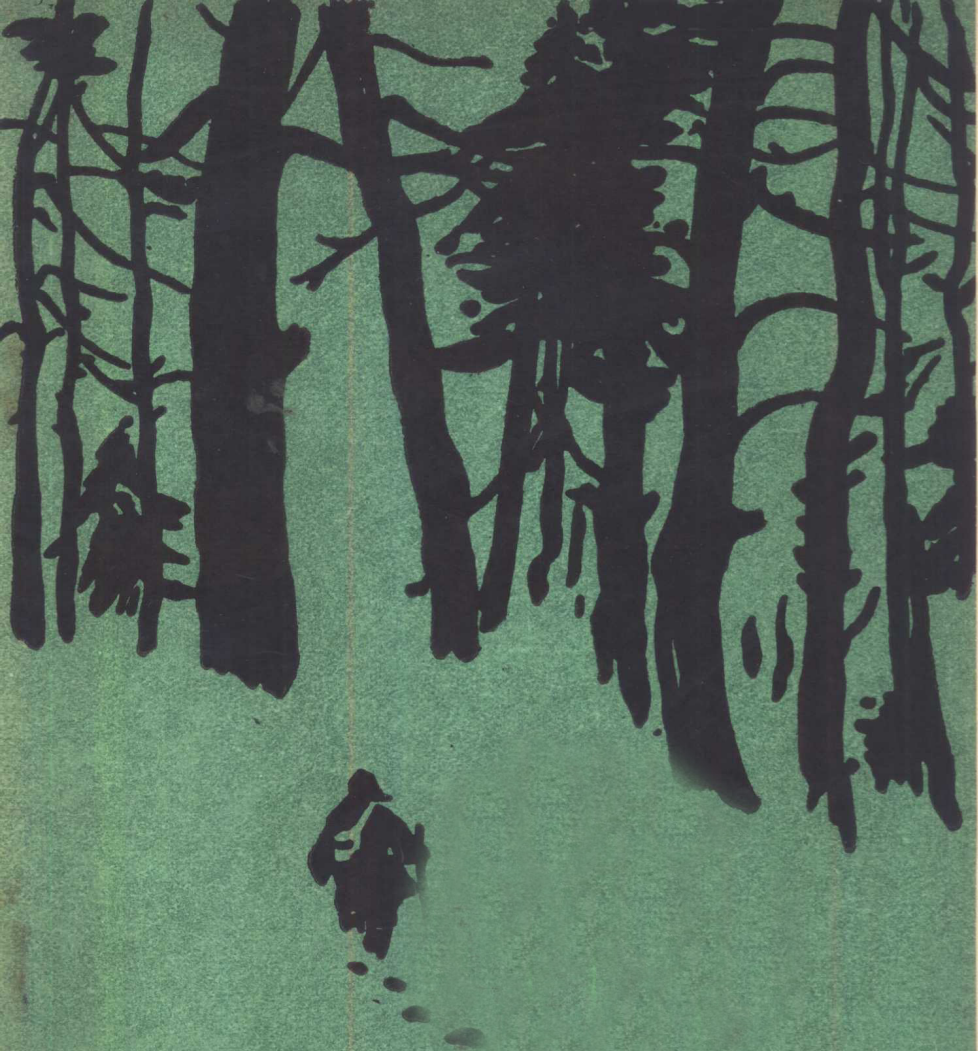




抗联老人李陞的故事

吉林人民出版社

• 东北人民抗日斗争故事集 •

抗联老人李陞的故事

簡 乔 著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延边
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

1959年 沈阳

抗联老人李陞的故事

簡 乔 著

楊春生插图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延边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 (哈尔滨道里森林街14—5號)

黑龍江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01號

地方国营建設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開本787×1092公厘 $\frac{1}{32}$ · 印張1 $\frac{15}{16}$ · 插頁5 · 字數33,000 · 印數1—4,200

1959年9月第1版 1959年9月哈爾濱第1次印刷

總號：880



刘 旆 画

出版說明

我国东北人民和东北抗日联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对凶惡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了十四年之久的浴血苦战，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无数革命战士在难以想象的艰苦条件下，坚贞不屈，英勇顽强，作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許多革命烈士为了祖国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为了颂揚他們的丰功偉业，学习他們的高貴品質，辽宁人民出版社、吉林人民出版社、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和延边人民出版社共同协作，出版有关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书籍，以帮助广大讀者較全面地了解东北人民抗日斗争情况和抗联战士的英勇斗争事迹。这些书籍主要包括：东北抗日烈士生平事迹片断、东北人民抗日斗争故事集和东北人民抗日詩詞歌謠集等。

这些书籍有的是由亲自参加过东北抗日斗争的同志撰写的，有的則是采访记录下来的，“东北抗日烈士生平事迹片断”主要是由东北烈士纪念馆主持编写的。有的书籍曾出版过，这次又稍加整理补充并经过認真核对，一并重新出版。

講述和记录的同志，委托我們在这里向讀者說明一下：原在东北坚持抗日斗争的同志們和烈士們的生前战友、同学和亲屬，热情地为我们提供材料和意見，謹此表示衷心謝意。

我們衷心感謝原在东北坚持抗日斗争的周保中、馮仲云、伊俊山等同志，在百忙之中或帶病为我们审阅稿件。并对为我们积极撰稿的同志們，致以謝意。

目 录

一	紅党	1
二	反抗	11
三	碰見了老馮	15
四	李快腿	21
五	在哈爾濱	25
六	枪	29
七	姑娘們	34
八	找密营	39
九	鋼鉄老人	45

一 紅 党

李陞的老家在山东德州。六十多年以前，李陞二十几岁的时候，家里的日子过不下去了，就背着包袱下了关东。

那时候的北满还是一片大荒地，哈尔滨仅仅是一个小渔村子。

来到关东后，开始是在天帽山金矿做活。以后他又到方正放荒，得了四井地，于是就在方正成家立业，和一个比他大四岁的女人结了婚。后来，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李岁，一个叫李升。

那时候李陞一家的生活，就是赶着干，赶着吃，刚刚能供上嘴。

李陞是个跑惯了的人，老呆在庄稼院里，心里总觉得一辈子这么悠悠屈屈地活下去，没有什么意思。

有一年，李陞已经五十来岁了，有一个把头上方正招工，说是到俄国去修铁路。那把头满嘴甜言蜜语的，说甚么到了

俄国管吃管住，每天是三毛錢哪！又是甚么吃的是白面包，喝的是大菜湯啦……

李陞心里想着：也許到俄国做活比家里强。把头真把他說动心了，当时一口就答应下来。

临走，把头还发了二十块“羌帖”（是一种貨幣的名称）。李陞就把这笔錢留給老婆孩子們用了。地也找了个人，伙着种起来。

哪知道，一过了黑龙江，到了俄国，什么都变了样，住的是木板搭的地窖，吃的是又黑又酸的面包，喝的是土豆湯，連点油花儿也見不着。

这正象古話說的：“身不由己”，一到了那里，可就是人家說了算啦！把头也厉害起来，不好好干活就打。一天从早到晚，象牲口似的那么干。工人連大气也不敢出，把头說怎么的就怎么的。监工的都是俄国的那帮老白党們。

这些苦力工人真象掉进泥坑里似的，退，退不得；走，走不了。这时，李陞心里暗暗打了个算盘：干干看看，发了工錢就拔腿一溜。

在那帮苦力工人中間，数李陞的年紀大，可是干活并不比年輕人干的少。他心里想：自己已經上了年紀，怕誰？一輩子还没人敢惹我呢！当把头的也看他挺勤快，知道这老头脾气倔，也不敢把他怎么的。把头也是专门撿軟的欺負。

原来說的是二十一天“开餉”，哪知道一压就是好几个

月。

人們心里的火一天一天地大了。

有一天完了工，天气很黑了，工人們在工棚里就商量开了。李陞說：“咱們上俄国来做活，全是把头劝說的。如今这小子天天搪塞咱們，不用說吃啦住啦，就是工錢也是好几个月不发了。依我說，咱們大伙把把头找来，不說別的，不給錢就砸他！你們看怎么样？”

大伙一齐說：“好！”別个棚子里的人走来，听說了也都同意。有的还罵着：“这帮狗腿子非砸他們不行！”大伙吵嚷着，立时就有四、五个小伙子钻了出去。

不一会工夫，这几个人就把把头請来了。本来把头想要賴不来，一看人多势众不能不来。

他到了棚口，众人立起来讓坐。这小子也会看风头，他也客气起来了，一面嘴里說着：“好說，好說。”一边朝众人行了个礼。

这时李陞張了口：“好吧，众亲友，現在王把头来了，請众位把咱們的意思表說表說。”

还不等李陞的話音落下来，把头就接了話：“咱众乡亲们的心事，就是不說咱小弟也明白。咱們跑腿子的誰不是为的挣点苦力錢？眼下众位也知道，这活說話可也就快完了，前面桥桩子已經打下了，等再换点新道木，再干点土工……”

一个年輕的工友插上了嘴：“王把头，咱們可都是中国

人，抬头不見低头見，过去那話可是打你嘴里說出来的，現在那些事咱啥也不說了，单說你这工錢可得給呀！”

把头被說的臉一紅一白，賊溜溜瞪起眼来：

“兄弟說这話可就不对了，招工条件那是人家定的啊！咱不过是凭了这付臭狗腿給人家跑跑道就是啦。事到如今咱姓王的有啥法？这帮俄国大爷又不講理，吹胡子瞪眼睛，我当个‘閉十’呀！”

“話可这么說，你究竟是个二掌柜的。你从哪带来的錢，动不动就請这帮俄国兵喝水酒吃腸子？……”

“少和他說廢話，今天你說个明白吧！”有人嚷了起来。

“这話我可不敢說，得問問总管。”把头說着就想去問。

“慢点！”李陞一把揪住了把头的領子。

众人一齐吓唬起来，把头吓蒙了。本来那时候跑腿子的人，都是穷哥們，一身无挂，說不客气話，誰怕誰？在那大荒野地里打死个人，也只是象杀一只小鷄一样。

把头迟了一会儿发了言：

“好吧，众乡亲，明天凭着我这副老臉和賬房里的总管們商量一下，哪怕先借給乡亲们点。”

說着向大伙行了个鞠躬礼，悄悄地溜了出去。

过了两天，果然开了工錢，每人五十块“羌帖”。得了錢李陞回家的心情就更殷切了。

不知怎么的，过了两天风头有点不对了。老俄国兵一天

天多起来，車站上来来往往的人也增多了，一个个都是慌慌张张的。工人们慢慢知道了，说是俄国闹起革命，来了什么“红党”，专门帮助穷人。听说这帮有钱有势的白党被打垮了，他们都是到西伯利亚逃难的。

这工夫，活也加紧了，白天晚間一齐干，没用两天桥就修理好了。众人心眼里都明白了：老白党所以起了善心，发了工钱，是怕中国工人捣乱，误了事。

有一天，天刚露亮，听见車站上乱糟糟的，车头呜呜的叫，枪也乒乒乓乓的乱响。

中国工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躲在棚子里不敢出来。

天稍稍亮了，車站上平静了，就看见有几个拿枪的人，向棚子走来。虽说拿着枪，可是不象个兵，衣服破烂破糟的，到了棚子口上嚷起来，听那意思是叫中国工人出去。

他们叫了好一会，这帮中国工人才慢腾腾地出来了，心里噗通噗通直跳，弄不清这一阵出了甚么事。早先，就听把头常念叨：红党杀人不眨眼。可是“红党”会不会这样呢？大家心里没有底。

这伙人和过去那帮俄国白党大不一样。一见他们出来，大伙一齐围过来，抢着拉手，向每个人问好。有的就掏纸卷烟，有的递过水壶来请喝酒，把中国工人都闹蒙了。

他们有的就指指自己，指指中国工人们，伸开自己粗糙的

手，意思是說：咱們都是工人。

随后，一个年輕的象是个头目人，背着匣子枪走过来。有个明白俄国話的工人現在成了翻譯，他把那年輕头目人的話翻譯給大家伙，意思是說：紅党都是受苦的人，都是一家人。又告訴說，白党走了，鐵路破坏了好几块，还叫大伙干活，每天工作八个鐘头，早晨八点干活，下晌四点歇工，餉錢照样給。

这一下子，工人們心里有了底。

“紅党”个个都挺亲热，虽然言語不通，可是大家彼此心里都有这么个感觉。

干活的时候，他們也动手，一个个干的都挺猛。中国工人們常是笑嘻嘻地看着他們，想不到这些“老总”們也能下力干。

和“紅党”在一块的时候，李陞学会了一样本領。

有一天休息的时候，有一个老头把李陞拉到地边上，他举着枪，比划着，意思是問：“会放不？”李陞搖了搖頭說：“不会。”

那老头說着，就开始教李陞怎么放枪，怎么拉枪栓，怎么扣扳机，怎么上子彈，都一样样教給他。这种枪李陞是見过的，天帽山的矿警背的就是这样枪，叫做“水連珠”。听說鋼軌也能穿透。

正教着，一只鷹正好在野地的上空盘旋，那老头上丁子彈，把枪遞給李陞，意思是讓他放。李陞把枪接过来，压到了

肩上，那老头又給他把枪扶了扶，帮助他瞄准。說着，李陞的手扣了扳机，轟的一声，枪响了。一看那鷹歪了歪，拖着翅膀飞了。天上飄下几只羽毛。

老头伸出了大拇指，連叫着：“好！好！”就把李陞攙起来。

李陞也沒想到，他这一枪就把鷹打着了。他学会了这个本事。

这样干了七、八天。有一天，那个年輕的头目人来了，立时把所有的兵都集合起来。中国工人們也歇了工，站在旁边看。那个年輕的官用手直招呼他們，叫他們也排起队来。然后他講起話来，他說話时一会冲着兵們，一会冲着那帮中国工人們，說完了，只听見人們喊：

“烏拉！”

翻譯又照样告訴了中国工人們，說日本出兵了，帮助白党，反对紅党。軍官請他們也帮忙打日本，并說日本不但是他們的敌人，也是中国的敌人。

这帮中国工人有的願意，有的不願意。不願意的心想：这是些当兵的，有話也不敢說；一帮願意的是看这伙当兵的全挺义气，拿着咱們当亲人待，就是帮帮忙也应该。在这中間，李陞的心情更是热乎乎的，一是李陞为人自来仗义；二是李陞心里感觉到这些人走的路挺对自己的脾气，出力帮助，滿心感到高兴。

前方傳來的消息：有一列日本兵車從海參崴開出來，要順着鐵道下來，離他們做活的阿木魯齊車站只剩下了五百多里地。

那個年輕的頭目人就領着隊伍和工人出發了。

却說離阿木魯齊車站不遠，有一座木頭橋，那橋也正是白黨在的時候補修好的。

帶着他們前進的軍官把隊伍領到橋旁邊就停下了。叫所有的中國工人留下，同時留下了百十來個弟兄，其餘的人，軍官帶走了。聽說他們是到前面打埋伏的。這伙留在橋邊的人的任務是破壞橋，橋壞了，日本兵車卡住了，他們就開火。

在橋邊留下的頭目人就是那個教給李陞放槍的老頭，他指揮大家干活。

那老頭在橋邊周圍看了一下，原來那橋下面是一個大溝，足有十幾丈深，他叫幾個背槍的弟兄上橋前面了望，剩下的人全干起活來。

那座橋挺結實。這伙人的任務就是鋸橋樁子，把樁子都鋸開，可是不鋸斷，表面看起來象個好橋，車打上面一過就得塌下來。這個計策是那個老頭看了後，和幾個人核計出來的。

傍晚，活都干完了。老頭把隊伍都調到橋這邊來，人都靠着土稜埋伏下了，中國工人也在一道溝里藏起來。帶隊的老頭忽然看見了李陞在那，忙叫李陞過去。那老頭把身上背的槍和子彈都交給李陞，把自己腰上插着的“七星子”手槍拿在

手里。

李陞二话没说，把枪接过来，子弹也照样缠在腰上。心里又是高兴，又是发慌。心想这是打仗啊，可是怎么没挖战壕呢？

大伙都埋伏好了。正在这时，听见老远有火车叫。不一会，又看见有个人骑着马沿着铁道飞也似的跑过来，马身上湿漉漉的。那人对老头说了几句话，就把马牵到后面沟里。看了这情景，人们紧张起来。李陞心里更是突突地跳，留神看着自己的枪。那带队的老头看着他嘿嘿地笑了。他用手拍着胸脯，意思是说：“有我哩！”

过了有两袋烟的工夫，火车轟隆轟隆地开来了，冒着一股一股黑烟，车开的不算慢。

李陞心想着，日本鬼子这下可送命啦。

不曾想那火车到了桥边慢下来，眼看就象停车似的。李陞猛的吓了一跳，他看那老头脸也变色了。

只见从火车上跳下来几个日本兵，到了桥边，打量了一下，站了一会看没什么事，回头就上车去了。立时火车吐了股黑烟，响了一下笛，突突地开过来。

那火车开到了桥当间，眼看着桥塌下去了。只听见轟的一声火车头栽下去了，后边的也一个跟着一个掉下去。车上还拉着火药，也接着轟隆轟隆地炸起来。带队的老头跳起来喊：

“烏拉！”朝天就是一枪。所有的枪也都开火了。車頂上，車門上沒挤死的日本兵，也都被一陣乱枪放倒了。李陞急急忙忙的一气打了两排子彈。在桥那面埋伏着的軍官領着队伍也打过来。这一列車的日本兵一个沒剩，象装罐頭似的挤得扁扁的。

中国工人也一轟上来了，帮助背沒炸的子彈箱，檢出来日本兵的枪，一会儿把东西堆成了小山。紅党弟兄們啥也顧不得了，一人身上背了两三棵枪。那年輕的軍官叫中国工人随便挑，他用手比划着叫拿枪，拿子彈。

这一仗他們打胜了。这也是李陞平生第一次打仗，每个工人也都挺高兴。

可是有一天出了事。是那次打胜仗后十多天的光景，日本人又来了。这次是半夜来的。日本兵的炮彈乱哄哄地打开了。这伙中国工人从梦里惊醒起来，爬出棚子来就和日本兵开了火，打着打着从車站上撤下来。队伍也找不見了，李陞他們一气冲着黑龙江边跑下来。

一气跑到江边大森林里才落了脚。大伙盘算着：队伍找不見了，也沒活干了。怎么办呢？一个个都打起了回家的主意。

那时，天气已是腊月光景，黑龙江早封冻了。到了江边，把枪、子彈都埋在树林子里，大伙就回来了。

二 反 抗

过了江,李陞沒回家,順着脚到了黑河。

剛好黑河的邮政局长是他同乡,劝他把剩下的錢拴一挂車,跑“邮政”。

原来,那时候在黑河一带跑“邮政”的全是老百姓干,跑一趟給一趟脚錢。

李陞听了他乡亲的話,花了二十块銀圓买了两匹馬,配了个花輪車,就开始在从黑河到佳木斯,从黑河到哈尔滨这两条路上跑起来了。

就这样,他一直混到了“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年秋天。有一天他赶着車从哈尔滨返回了黑河。天剛黑的工夫,进了店,卸了牲口,喂了草料,他就到邮政局交代了邮件。

回到店里的时候,店掌柜的叼着旱烟袋走过来:

“老李,車派了官差啦!”

“怎么的?”

“派了官差。剛才来了几位老总,叫你的車明天往佳木斯送彈藥。”

李陞“唔”了一下,什么也沒說。